

“花地·西湖文学榜”优秀作品选登

小小说

钢的琴

□申平



我们扶贫工作组进驻红土沟的第二天,作为组长的我,就发现村里在精准扶贫方面存在重大纰漏。村里一户最困难的人家,竟然长期没有被列入扶贫对象。

这户人家的男人叫吴更里,是个长相敦厚的中年人。我们到他家走访,发现他一点也不像其他贫困户那样,要么哭穷装可怜,要么牢骚满腹怨气冲天。他不卑不亢,神情淡定,对人热情实在。当我们得知他上有老母,下有病妻,还有一双上学的儿女都要他靠种地打短工养活,而村里却从来没有救助过他时,我立即对他充满同情,拍胸脯表示一定要帮助他解决困难。

但是他却连连摆手说:“算了算了,我们有吃有穿,有手有脚,不想给政府找麻烦!”

这使我对他更加同情,甚至有点喜欢,暗下决心一定要帮他解决问题。

第二天,我就主持召开了村委会和扶贫工作组联席会议。会上,我首先组织大家学习了上级的有关文件,接着重点讲了扶贫工作要全覆盖、一户都不能少的道理,最后我把话锋一转,把吴更里的问题当做炸弹抛了出来。在

我的想象里,村干部们肯定会被炸晕的。但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们听完,竟然不约而同“嘿嘿”地笑了起来。村支书徐友谊说:“哎哟,看来老问题又摆上台面了。”

徐友谊等人的态度令我十分不满,我厉声说:“怎么,难道因为是老问题就不解决了吗?请问老问题是怎么形成的?是不是不作为造成的?”

见我生气,徐友谊赶紧说:“李组长,我们不是那个意思。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呀。你不知道,吴更里家里,可是有一架价值几十万的钢琴啊!”

“什么?钢琴!”他的话倒把我搞懵了。

“是啊,他家的确困难,村里其实每次都想往上报他。可是一报吧,群众就拼死反对,到处告状。说家里有那么贵重的钢琴,还算什么贫困户!”

哦,原来如此。可我们去的时候,怎么没有注意他家有钢琴呢。

散会以后,我带人再次到吴更里家调查。唉!眼前这几间村里最寒酸的土瓦屋,还有屋里灰头土脸的几个人,无论怎么也不能和高雅的钢琴联系起来。

尽管我们有精神准备,但是我们还是被屋里那架精美的钢琴震撼了。这间房里什么杂物都没放,就在屋中央摆了那架钢琴。它一尘不染,气势非凡地雄踞在那里,霎时使这间土屋蓬荜生辉。我们小心翼翼走过去,轻轻抚摸,通过视觉和触觉进一步感受它的高贵。说实话我对钢琴一窍不通,但是直觉告诉我这的确是一架非凡响的钢琴。我对照上面的字母,用手机迅速上网查了一下,立刻明白这是一台立式施坦威钢琴,是钢琴中的精品,价值真的有几十万上下。

我们都把疑问的目光定格在吴更里的脸上,等待着他的回答。

看见我们又来,吴更里好像早有预料似的,他啥也不问,只是冲我们笑一笑,就算是打过招呼了。

我问他:“吴更里,听说你家有一台很贵的钢琴是吗?”

“能让我们看看吗?”

吴更里又点点头,带我们来到一间上了锁的房间,打开门,说:

“各位请吧。”

尽管我们有精神准备,但是我们还是被屋里那架精美的钢琴震撼了。这间房里什么杂物都没放,就在屋中央摆了那架钢琴。它一尘不染,气势非凡地雄踞在那里,霎时使这间土屋蓬荜生辉。我们小心翼翼走过去,轻轻抚摸,通过视觉和触觉进一步感受它的高贵。说实话我对钢琴一窍不通,但是直觉告诉我这的确是一架非凡响的钢琴。我对照上面的字母,用手机迅速上网查了一下,立刻明白这是一台立式施坦威钢琴,是钢琴中的精品,价值真的有几十万上下。

屋里的空气立刻有点压抑,我感觉那架钢琴也似乎变得沉重起来。

“那你就不得不早地挑起了家庭生活重担,你一直留着钢琴,是为了纪念你的父亲,对吗?”我是个急性子的人,忍不住说出了最后结果。

谁知吴更里看了我一眼,说:“你只说对了一半。这钢琴,我是留给我儿子的,可是他偏偏对这个不感兴趣。我就想,将来我还会

孙子呀,孙子也会有儿子呀。我就不信,我家里就出不了一个钢琴家。”

吴更里语气坚定,目光灼灼,仿佛对未来充满必胜的把握。

“出钢琴家,那当然好。可你得面对现实呀。假如你先把钢琴卖了,你家现在的一切都会改变,政府也能名正言顺帮助你。将来有钱再买嘛……”

“不,我不想那样过日子。李组长你说,人活着,除了钱,总得还要为点啥吧?”

吴更里口气坚决,咬钢嚼铁。我不由再次打量眼前的这个农民,感觉他的质地真的比钢铁还硬。

吴更里,就这样作为一个特殊的扶贫对象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这天夜里,我竟然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去参加一个钢琴演奏音乐会。在金碧辉煌的舞台上,有一个人坐在一架巨大的钢琴前,身体摇摆,十指飞舞,天籁般的乐曲汪洋恣意,跳跃流淌……大厅里掌声雷动。当那人站起身来谢幕时,我不由狂喊:吴更里!吴更里……

中篇小说

半生聒噪(节选)

□肖建国

眼前是一片的白,白得耀眼,白到极致,忽地就颠倒了,变成满天的黑。从远处飞过来,从眼睛、鼻子、嘴巴、耳朵、头发和汗毛孔中挤进脑袋,你追我赶,喧闹难耐,脑袋如炮仗一般炸裂开,千万点星光聚集成一张女人的脸。

——题记

女人摘下墨镜,往四周看了看。阳光照在她的脸上,我的心差点跳出胸膛。

我怀疑是梦,这脸型,这眼神,还有左眼角那鱼嘴样的伤痕,我在茫茫人海中寻找了千百遍,都看不到一点希望。而今就在我已准备放弃时,她却突然出现了。

虽然女人化了精细的淡妆,头发也染成了栗棕色,但那脸上所蕴含的身份特征,并没随岁月的侵蚀而抹平。

那一刻,我呆若木鸡,手脚冰凉。

幸亏,女人没瞧我,而是向小店走来。她问老曹,老板,能不能找个小工,帮我往楼上拎点东西。

老曹抬起肉眼泡,盯着女人看了又看。女人皱起眉头,很讨厌地扭过脸,快速戴上墨镜,准备离开。老曹赶紧说话了,靓妹,这里就有一个瓜娃子,干活最卖力。说完又朝我招招手,你这锤子,见到靓妹就发啥子呆哩,格老子的,还不快去干活。

我从三轮车上来,跛着脚木然地向前走了两步。女人轻拂我一眼,又看看周边,除了妇女和小孩,还有老曹那位老板外,再没其他男人了,有点左右为难。

老曹说,靓妹,别看他走路蹒跚的,可有把子力气,是老把式。

女人所谓的“东西”,就是放在车尾箱里的两床被子,一袋换洗衣服和杂七杂八的日用品。车是红色雷克萨斯,我认识,前几天还同老曹争论过,这一款价值40多万元。

女人说,送到八楼去,多少钱?

我拍拍胸口,待那颤“扑嗵扑嗵”乱跳的心落定了,才结结巴巴地回答,你……你看着给吧。女人面上毫无表情,踩着高跟鞋,扭着屁股,“咯噔咯噔”向前走。

东西不多,却不好拿。左右两手提满了,还有一袋子衣服没能拿上。我不想再跑第二趟,于是把那装有衣服的袋子挂在脖子上。

这是湖镇市的一个老旧小区,因为没装电梯,住的人不多。几幢楼房灰蒙蒙的,如同抽去了筋骨,显得无精打采。上楼时,女人特意往后瞧,她想看一个跛子是如何上楼的。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瘸了腿的人走平路身子会拧扯很大,但上楼与常人无异,靠重心支撑,只是速度稍慢。

我满以为她会帮我一下,把脖子上的袋子拿过去。哪知她只是轻轻“嗯”了一声,并催我快点。我心里一阵翻滚,酸甜苦辣互相搅拌着,齐齐涌到喉咙,差点就喷薄而出。还有眼泪,不争气地想流出来,我用力咬下舌头,用疼痛将它们抵回眼窝。

上到八楼,女人也在大口喘气,我头上已冒出汗珠。在804房,女人掏出钥匙,先打开防盗大铁门,再打开暗红色的木门,她进去了,却不让我进。女人说,把东西放在门口就可以了。

趁女人拿东西的空隙,我往屋里瞄了几眼。这是一套两居室,客厅里除了一套桌椅外,基本上没什么东西。地上放着些许垃圾,很显然,这屋子刚打扫过,也很久没人住。

女人见我发愣,忙说,没事了,你可以走了。

我没动。我在想要不要做点什么,或者说些什么。女人出现得太突然了,突然得让我猝不及防,曾经在脑海里演绎过多年的对白,竟然想不起一个字。我心乱如麻,呼吸不畅,整个人都陷入虚无的状态,彻底成了老曹口中的“哈巴儿”。

哦,女人像忽然想起来似的,对不起,忘记给你钱了。她道歉声也是冷冰冰的。女人掏出十块钱递给我,走吧。

我捏着钱,刚走两步,又被她叫住。等一下,这废品也给你,能卖钱的。她没有把捆好的旧报刊递到我手里,而是轻轻放在地上,让我自己去拿。我呆呆地望着她,不知是否该说声谢谢。她不再理我,转身回屋,砰地关上了冰冷的铁门。

没错!十七年了,女人成熟很多,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不可侵犯的气质。但她本性没变,身上独特的味道也没有变。从一楼到八楼,我像狗一样又嗅到了当年的甘草味。只是这草木的清香在变淡,腥味在加重。这世上,也只有我,对这味道刻骨铭心。也只有我,能把女人的面貌像钢截一样压在骨髓里。这么多年,无论白天或黑夜,只要我意念一动,这味道、这面容就会呈现在眼前,我不能忘记她吗?

苦心人,天不负,勾践卧薪尝胆终于打败夫差。我在山重水复疑无路时,苍天给我送来了柳暗花明。我可以肯定,女人没有认出我来。生活已把我压得扭曲变形,不要说她了,就连我父母亲,在我初中结束回到家时,都不敢相认面前这个木讷呆板的残疾人,竟会是他们的亲生儿子。

散文

思王朝云——代苏东坡一哭

□苏方桂

半生寄托,卿爱如心肝,惜乎不满
周岁即患痘疫夭亡,卿痛哭之声
摧人肝肺,“母哭不可闻,欲与汝
俱亡。故衣尚悬架,涨乳已流床。”卿之魂随儿而去,恍惚多日,

饮食俱废,余老泪纵横,青衫常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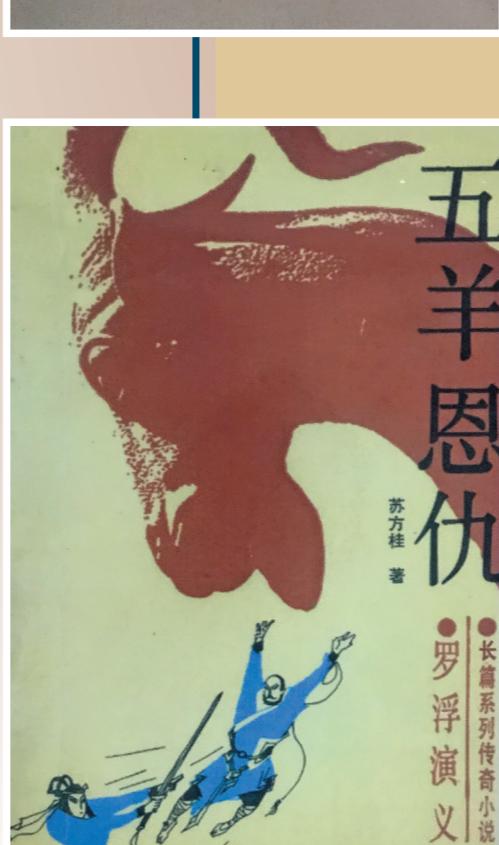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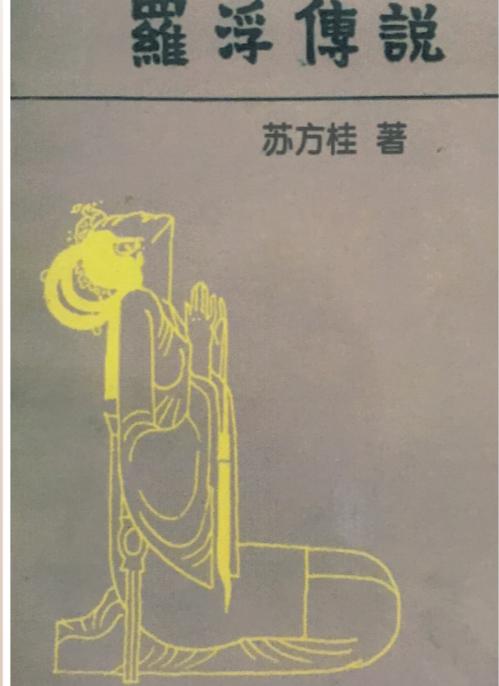
“乌台诗案”昭雪后余再任杭
城,与卿携手柳荫,泛舟湖上,诗
酒共乐,“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
浓抹总相宜”亦卿之写照也,友人
皆美余与卿为神仙伴侣。惜乎好
景不长,以后十余年间仕途起起
落落,之密州、徐州、湖州、登州、
颖州、扬州、定州,奔走于途,鞍马
劳顿,南城湿热,北国风沙,劳瘁
日多,安宁日少,卿追随始终,何
来荣华富贵?绍圣元年余又获
“讥斥先朝”罪名贬往岭南英州,
传当地湿热瘴疠,毒虫横行,人说
鸟语,而王润之夫人已病逝,卿毅
然说:“妾曾立誓,终生侍奉学士,
哪怕天涯海角,妾不辞也!”何况
岭南百姓众多,人皆能活,我等又
有何惧?”卿弱质坚心,令余甚慰,
余携卿与幼子苏过及一老婢南下,
途中又接朝廷诏旨,再贬为宁
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不得签
署公文,与犯官无异。

惠州父老与官吏待吾甚似亲
友,太守詹范亲到江边迎候,安排
余一家于行馆合江楼居住,父老
携酒接风。惠州风光秀丽,四季如
春,物产丰富,民风淳厚,住下时间
不久,原来的担心一扫而
去。“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
新丰”,游历了罗浮山、汤泉等地
后,余更为惠州美景着迷,余与
卿皆有长居岭南打算,“罗浮山下
四时春,卢桔杨梅次第新,日啖荔
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余
虽不在其位仍心系民瘼,向太守
建议,在西湖筑堤,修湖,余捐出
朝廷赏赐的犀带,带头募捐修东
新浮桥,竣工之日,全城轰动,江
岸上人山人海,欢声笑语数日不
绝,后又建西新桥,推广秧马,父
老赞颂令余欣然。

后为避嫌移居嘉祐寺,卿褐衣
赤足灌园种菜,虽汗流浃背腰酸
肩痛而不言苦,节约家用,为余分
忧。寓惠三年,余曰“白头萧散满
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年迈体衰
多病,后又患痔疮,时见脓血,卿
床前亲捧汤药,端盆扶余坐浴,日
夜劳碌,无一句怨言,然百医无
效,余苦不堪言。寓惠时已与卿
分室而居,卿正当盛年,艳花盛放
之时,孤枕寒衾,冷月青灯,长夜
漫漫,其寂寞苦况余岂能不知?
卿虚心释家,诵经礼佛,以佛理破
人欲,“经卷药炉新活计,舞衫歌
扇旧因缘”是余误卿,是余负卿,
夫复何言!

余已购白鹤峰筑屋,与卿长守
岭南,不意痘疫肆虐,卿弱质被
染,竟一病不起,临终握余手久久
不放,口诵金刚经文:“一切有为
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
作如是观……”卿本佛前仙子,如
今乘风归去,“高情已逐晓云空,
不与梨花同梦”,老迈苏轼梨花零
落碾作泥,不久亦当随卿于地下。
荒草苍凉,孤山留恨,碧水千
古,香魂依波,葬卿于西湖之畔孤
山之下,旁筑六如亭,手书楹联
曰:

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
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



“年度致敬西湖作家”苏方桂
代表作品及作品改编的连环画

